



重拾記憶的碎片、 釋放心中怨

「你記得我嗎？」「對不起」、「我唔記得」、「唔該」。簡單的四句對白，卻讓原來在銀幕演出如魚得水的李璧琦，驀然心內百般滋味差點盛載不來。

撰文。辛子 | 版面設計。王婉薇 | 相片。由受訪者提供

李璧琦



「神讓演出變為經歷

投身電視初期的李璧琦，因舞台劇的背景，在鏡頭前的演出顯得有點誇張，當她意識到的時候，頓時間收斂起來，轉變成淡如清水的演出，最後是有人喜歡有人卻不認同。

參與電影的演出，讓她感覺舒服，因為能在角色中浸淫，不用跳進不同的劇組中，錯縱地演繹不同角色。

當接到「等一個擁抱」這部電影時，她向天父禱告，祈求能以真實內心的去演出，天父聽到了她的禱告，讓她有個意想不到的經歷，更將她一些深藏內心深處的記憶碎片，重新揭開。

電影中的爸爸是患上了腦退化症，可是在霎那間清醒時，對自己當年所作深感愧疚的人。演出大女兒的璧琦看似不計前塵，將他接回家照顧。最初在璧琦接到劇本時，嘗試在相識之中尋找有近似際遇的，最終也是找不到。她深深地向內心發問，自己又是否能對一個當年拋妻棄子的父親，可以全無怨懟地接他回來照顧？

在人世間未必可以找著這大愛，但在主耶穌身上，我們可以見到。祂擔負著人的罪，面對人的背棄、辱罵，仍願意釘死在十架上，為人獻上贖罪祭，不就是為讓人能與天地的主重建和諧的關係而作的犧牲嗎？

面對電影中陳友飾演的爸爸，她一度有過這樣的念頭：若自己親身的爸爸也是這樣甚麼都忘記了，不過他人也很溫柔，雖然對他不認識，事實她對自己的爸爸原也是不太認識的，倒不如就將這個看作為自己的爸爸來看待吧。

大澳廿多天實景拍攝中，整個團隊密集一起，在環境的氛圍下，原較易產生角色的投入。璧琦雖然熟讀劇本，亦為演出作過了好多的資料搜集，她卻願意以一個新的感覺去演繹每一場戲。配搭演出的陳友雖然是資深演員，卻沒擺出老前輩姿態，反而每每以溫柔態度，諄諄教導她，在各處給她幫助良多的意見。曾遇有一場戲她在揣摩角色時，已陷入激盪的情緒中，她向陳友表示自己按耐不住了，怕會跨下來。陳友建議她先來一次預演，他願與她一起做一次。結果是她在預演時崩潰了，妝也差點溶掉了。就是這預演，讓她可以釋放了崩潰的情緒，才能安然進入正式的拍攝場景。導演叫CUT了，機也停了，各人都停下來了，但此刻整個工作團隊鴉雀無聲，陳友輕輕地對她點了頭。她真的投入好些真感情來演繹了，也感染了其他工作人員，這不就是她曾作的禱告嗎？

「重整碎片，自我釋放

為了讓自己能有每一步都是新的演繹，原本計劃周詳的她，特意在拍攝時不設想帶給觀眾甚麼。現在電影拍攝完成了，她察覺到好多人在成長中，將不想面對的事情，逃避開去或將它們封存，就如她電影中的一首歌曲，「記憶的碎片」內一段的歌詞「逐段逐段記憶的碎片，交織了無窮盡，愛恨可有底線？逐漸逐漸遺下了難磨滅的死結，一天一點，還在腦內停住，舊記憶剪不斷理還亂，不理還更亂。」故此她期望這齣電影，可以給入場觀看者帶來一個衝擊，讓他們可以將一些深藏內心，封存已久刻意遺忘的記憶，再次揭示出來，因為有些記憶深藏得可能連自己也真的遺忘掉，揭示出來可以重新面對，給自己釋放的機會。

「力量、期盼從天得來

開始時提及看似簡單的四句對白，讓璧琦內心起了交戰。爸爸說的那句對不起是因當年的錯而講出？還是因為記不起她而講的？如果他真的甚麼也忘記了，是好還是有別的甚麼的意義？而對自己也認不出來的父親，對他所作的原諒還有意義嗎？到底在內心真的饒恕了這個爸爸嗎？還是只因不想後悔而去做？這樣複雜的心情，在這場戲中經歷已是如此的艱難，相信在真實生活中，人更是難以盛載的，唯有從天而來的力量才可以。

電影中姐姐一直盼望著一家人團聚，這是她最大的期盼，爸爸最後離開地上的家，返到天上的家中，能與媽媽相聚，將來他們在天亦可重圓一家相聚的夢想，這成了姊妹們的盼望，網綁終得到釋放。只願電影讓那被不寬恕網綁的人，能讓他們與家人，朋友開啟復和的門。

『並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憐憫的心，彼此饒恕，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。』以弗所書 4：32

